

赵炳鑫 著

孤独落地的声音

湖畔随笔

主编

牛撒捺

副主编

闵生裕 白景森 杨文琴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赵炳鑫

孤独落地的声音

湖畔随笔

主编

牛撒捺

副主编

闵生裕 白景森 杨文琴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落地的声音 / 赵炳鑫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11

(湖畔随笔 / 牛撇捺主编)

ISBN 978-7-5544-0019-7

I. ①孤…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110 号

湖畔随笔 孤独落地的声音

牛撇捺 主编 赵炳鑫 著

责任编辑 田 燕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刘 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泓昌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9997 印数 1000 套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0019-7/I·32

总 定 价 270.00(全九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走过岁月

- 此情牵处是吾乡 /003
生命的唱腔 /007
土豆的大地 /012
乡土上盛开的榆钱花儿 /016
九红 /019
乡村情感 /024
怀念乡村的端午节 /026
写给远去的伯父 /029
杯具！中国的教育 /033

第二辑 是夜无眠

- 秋夜断章 /041
与孤独对阵 /048
四十感言 /051
夜阑听雨感秋声 /054
我还不想睡 /058
红尘之憾 /060
心痛 2009,想说声爱你已很久 /064
裤子 /068
《女人如烟》里的爱情 /073

目 录

斯卡堡罗集市的夜晚 /077

风,把我的泪吹干了 /079

人生三味 /086

清风抱梦水稍子 /091

瓜洲百年悠悠梦 /096

第三辑 艺文品鉴

家园,在哪里

——读《寻找家园》有感 /105

张贤亮的智慧人生 /113

古典的阳光(之一)/122

古典的阳光(之二)/125

古典的阳光(之三)/131

苦涩人生的动情诉说,忧患意识的深刻表达

——读杜进明散文集《我行我诉》/138

忧伤的意境,心灵的弹唱

——读小幻诗歌随想 /145

感悟与切近

——马永成的小说世界 /149

道义的坚守,人性的光芒

——评陈勇长篇小说《养女》/154

贴近大地的歌者

——薛青峰散文浅论 /162

目 录

紫色记忆里的真情文字

——读高丽君散文集《让心灵摇曳如风》有感 /171

与学术共生

——杨进明和他的学术研究 /177

妙手品佳作,笔底蕴真情

——漫谈丁朝君的文学评论 /185

价值裂变时代的精神困境 /195

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及其他 /200

贴近我们的时代创作 /210

重阳“百花”绽塞上 /213

喜闻梨园播玉音

——记宁夏青年演员陈淑玲 /218

不堪的现实,人性的图景

——陈继明小说浅论 /226

寄托生命,安放心灵

——读谢斌散文集《寻找心灵的领地》/243

谁解其中味

——读《红楼梦》感言 /247

以孤独者的名义(代后记)/254

第

一

辑

走过岁月

怀旧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它来源于记忆。但怀旧却并不是一般的记忆，它是一种特殊的记忆。人在时光流逝的河流中打捞记忆，并非建构意义的需要，重要的是在于发现自己，确证自己！

此情牵处是吾乡

“木有本，水有源，人有宗，族有祖。”寻根问祖应该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个民族摆不脱的文化情结。

卡尔松·麦克库勒说：“要知道你是谁你就要有一个来处。”西海固，作为一个有特定象征意味的地理名称，承载过多少叙述者的苦难抒情。而对于我的故乡，那样一个小山村，就不见得有几人晓得。它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中的一个，默默无闻。虽然它一直没有可以为我的叙述提供方便的名字，但它是一个实体。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这静静的夜里，我会拿出一些陈年的老照片，一遍遍地翻看，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日月相摧，时序递嬗，不经意间，又是一年的岁末了，时光过得真的太快。回想去年回故乡的情景，印象如昨。

初秋的时节，我和父母一起回故乡。打开院门，杂草丛生的院落，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荒凉感。父母的庄院就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满目疮痍，一样飘零，让人目不忍视。依旧是土墙瓦顶的房屋，却再也看不到熟悉的炊烟，灶堂里的火早已熄灭，没有炊烟的空气中，我闻到了泪水咸咸的味道。

我知道，故乡与我的故事就这样终结了。

阳光依旧是那么的沉静热烈，风依旧在细细地吹。时光仿佛还是儿时的那些个时光，但院落已经老迈了。她已灰头土脸，沧桑无语。父亲

坐在上房的门槛边心事重重，沉默寡言。从来事事堪惆怅，一丝伤感迅即侵袭。

上房的桌子上至今还摆放着祖母的一张黑白老照片，祖母端坐在挂好的布景前面，身着一套青灰大襟棉袄，左手端着一只白色的陶瓷小茶壶。由于牙掉了的缘故，腮帮子有些塌陷，清癯沧桑的脸隐忍着丝忧郁。祖母那时应该是70多岁的样子，缠着一双小脚。记得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位姓田的摄影师傅来家里拍的。祖母辞世已久，如果她在天有灵，回到家里来看到这冷清的院落和无人照料的家，不知会作何感想。

母亲明知道回来看一眼就要离开，但她仍然淘洗了抹布，把上房的桌柜用心地擦拭了一遍，把柜子里的衣物及被褥搬到院子里晾晒。她说，要是让虫子打了，回来了盖啥！回家的路是多么的漫长呀，母亲！

母亲经营了多年的灶台已经是锅去台空。走进那再熟悉不过的屋子，依稀还能看到昔日柴禾燃烧时映衬的那张依然好看但已不再青春的面庞。陈旧物而忆初，我潸然泪下。

东北角有一个土窑。土窑早已坍塌，但窑里的石磨还在，虽早已废弃不用，但这块石头，却见证了家族的岁月风雨。记得那时和二哥上小学，晚上放学回家最让我们头疼的事就是抬水推磨。如果说抬水还可忍受的话，推磨就有点忍受不了。一台大磨大约得磨好几斗粮食。如果能借到生产队的毛驴帮忙还罢了，不然，我、母亲、二哥都是推磨的苦力。往往是一台大磨推下来，汗流浹背，筋疲力尽。

养鸡的窝棚快要坍塌了，厚厚的苔藓侵透了泥墙，发着明亮的绿。二门洞后面的夜交藤已经疯长得不成样子。没有人管的她们，完全由着她们的性子去张扬了，再也无人过问。想给母亲在院落前照张相，但母亲不肯。她说，她的院落，还不到说再见的时候。我看见她说这话时，

眼眶汪着浑浊的老泪。

看着院落里疯长的杂草。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想起了百草园。想起了蟋蟀在那里弹琴，蚡蛉在那里唱歌的百草园。那是充满童趣的百草园啊！在老家，乡党们有一句古话，说人是土虫，离不开黄土，要与黄土地为生。这也许有一定道理。我想，人需要黄土，黄土也需要人。

二院子的那棵白蜡树也已经老高了。一年不见，她已是枝繁叶茂，丰姿绰约，令人刮目相看。身躯已经探过了半个院落，把手尽量地伸展开去，像是要努力罩住整个院子似的。二院的驴圈坍塌了，父亲准备维修拓下的胡基，也已久经风雨而塌倒不堪。父亲说，用不成了，也没处用了！

今年的雨水多，所以，草长得欢。抬脸望一眼村庄的远处，也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黄土的背景里，那一片片未收割的高粱、糜子、荞麦、胡麻……随意地摆弄出错落有致的图画，墨绿如卷，丰富着村庄的想象；蓝天白云，悠然自得，美丽着村庄的童话。

我和大哥几个除完草，坐在下房的台阶上歇息。父亲、母亲、大哥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抬头向庄子背后的山梁上看。父亲说，水路不知开着没？发大雨会淹到庄子。我和大哥上去看了一眼，一切都还是好的。我想，来年我们一定再来，还要来收拾院落的杂草。

路太远，本不打算来的，但由不得自己，时间长了就会想。来，一是为了除草，二是为了寻找心中的慰藉。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有了多大的不如意，不管你穷困潦倒到什么地步，故乡都不会嫌弃你，不会下眼看你，她像一个慈祥的母亲，接纳你。而你，作为一个游子，有永远扯不断解不开的情结，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乡愁吧！时间长了就像丢了魂一样，纠结着人的心，来走上一遭，也就会踏实一段时间。

即将离开的时候，母亲要去看邻居家的李大嫂。她患病多年，人已

不能站立，由于家贫及诸多缘故，养家糊口已是当紧，看病也就其次了。在大门口，当我看见李大嫂拖着一双腿用两手支撑着前行，就想到了鲁老夫子笔下的一个人物。可惜她既无长衫可穿，又不会站着喝酒。

这几年回家少了，但乡村的事情多少还是知道一些。其实，这样的穷人在乡村很多。忆及摩罗写江西乡村农民生存图景的文章，深有同感。其实全国何至是江西，在中国的西部，农民生存的艰辛程度远不是闭门造车的作家们所想象的那样。我的堂侄也是因病致穷，在城里人肯定能保住的腿，在他，却硬是因为孔方兄的问题，生生给截了。如今，只能靠侄媳一人耕翻耙耨打碾拉，一个女子，真的难为她了。

要走了。父亲说，把门锁好。他亲自用一把已经生锈的大锁把破旧的门锁上。我说，妈，站好了，给您照个相。母亲看着园子里的那棵杏树，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转过山沟口，车已经载着我们飞驰而去，记忆中的故乡还是那么清晰。走了，就想着回来！这就是故乡，这就是我们的根之所系。

生命的唱腔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着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每当听到这优美的旋律，就会勾起我对故乡西海固一种民歌——“花儿”的深深眷恋。西海固，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十年九旱的黄土地，雹灾频繁的黄土地，而又是生长“花儿”的黄土地哟，你频频招引我向你走去……

自古，西海固就不富裕，但这片贫瘠的土地从来都不曾缺少富足的文化。黄土地，清河水，给了这里特定的环境，更给了这里得天独厚的文化根基。生于斯，长于斯，我从小就在这里感受着浓郁的文化气息，特别是那朴实无华、天然纯净的西海固花儿，怎能忘记？故乡的“花儿”！那是一部用老饬头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那是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生命绝响，她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六盘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她是这片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黄土地儿女生命的唱腔。

我的家乡在西吉县，一个唤作羊路沟的村庄便是。说起这个村庄来，倒没什么特色，孤高寡瘦的一座高山向两边撇开，中间凹了下去，北面便形成一个很大的岔口。全村三百来人口就旋在东西两边的山膀子上，以前，日子苦焦得也就说不成。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们，却硬枝硬杆地生活着，撑过来了一段段苦焦的日子，而且生活得有滋有味，趣味无穷。那人人会喊、个个会唱的“花儿”，就是有力的佐证。当

地俗语说：唱山歌、漫山歌，不断头头儿不歇活。在那山岭起伏、沟谷纵横的山塬地区，老乡们创造了这种简便自由活泼的娱乐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们不论田间劳作，荒野放牧、赶集跟会，一旦来了兴趣，即兴编排，随口唱出，或缠绵或昂扬的调儿中，总表现出山里人的喜、怒、哀、乐，飘散着浓烈的乡土风情。听，田间锄着唱：“你在阳山我阴山，我唱个什么你喜欢？先唱个爱国大生产，再唱个孔雀戏牡丹。”相思的恋人唱道：“上去(者)高山看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者)容易摘上难，春天的花儿把心缠。”牧羊人唱道：“六盘山上的窝窝多，杨柳树栽满了窝窝。远看满山的云朵朵，绵羊群上了山坡。”……

家乡的花儿属山歌性质，一般由两句构成，上句比兴，下句点题，纯朴自然。在西海固的花儿中，这种民间特有的艺术形式，大多是爱情之作，通过喊花儿，抒发青年男女之间热烈、真挚、淳朴、醉人的情感。

青石头磨子空吼来，
红麦子搭不到斗来；
尕妹子走上风吼来，
得不到阿哥的手来。

家乡花儿的腔调细腻多变，缠绵悱恻，于哀婉凄凉中燃着火辣辣撩人心肺的痴情。用比兴的手法，不论喜、怒、哀、乐，一旦来了兴趣，随时随地信口喊，或昂扬，或低吟，不拘形式，一吐为快。

东山嘴唇上绕白云，
难活不过人想人；
毛毛雨下了河涨了，
日子越多越想了；
把肠子想成了水红线，
把心肝想成了胡椒面。

痴烈的情，深沉的意，全凝聚在朴实无华的文字里，潜伏在精当绝

妙的比喻里，使人心动，情翻意卷，如痴如醉，这种男女间痴烈的情感，在西海固花儿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露。

不论春夏秋冬，山歌总是不断的。春天百花齐放，那歌儿给人以激奋、幸福、希望的感受；夏天的歌儿，如一阵爽风，撩拨得人心里酥酥的；冬天草木衰枯、万物萧条，那歌又给人以盼望、慰藉之感；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秋天的山歌。

黄叶簌簌飘落，秋风凉凉的，草木开始变黄，牧羊人把羊赶到山巅，天山相连。羊群如朵朵白云，牧羊人站在高处，狠狠地抽一个响鞭，山鸣谷应，回声渐落，羊接着缓缓地“咩”一声，那情那景凄婉惆怅，令人柔肠寸断，只听这边唱起：

唉……十八架骡子樊咸阳

樊不到——

咸阳的路上。

那边立即应和：

唉……十八的小伙盼姑娘，

盼不到——

姑娘的身旁。

山里人的感情也和他们本身一样是粗放的，表达爱情也就极“粗野”，叫有些“文明人”看来，似乎不雅，但那表达的感情却极浓烈，听来使人热血涌动，心灵震颤。

记得那时在西海固的乡下工作，在秋天，晚来风急，阴雨凄迷的日子常常浸得人心里发霉。特别是那入秋的毛毛雨，时断时续，连月不开，乡下的日子便现出少有的寂寞。那山头缠绕不开的雨雾，常常给你寂寞的心里添上一把愁绪。在那时，农人的生活显得单调而乏味，放牧牛羊唱山歌便是他们打发寂寞日子最为可意的选择。那秋雨缠绵的日子里，鲜活的歌声会冷不丁撞进你的耳膜，暗合了你失意的心情，让你刻骨铭心：

圆不过月亮哟高不过斗，
美不过五色的绣球；
俊不过身材嫩不过手，
好不过花儿的记首……（“记首”是指情人间互赠的纪念品。）

那调子简单纯净，凄婉惆怅，在那一刻，身陷氤氲雾阵的山塬人便被这秋雨沉醉了，狂放的激情和压抑的生命本性便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释放。那种哀婉凄怆的情愫往往唱得人心旌摇荡，沉迷痴醉。爱情的单调，爱情的古老，爱情的复杂，爱情的久远，都会被一曲曲顺山而荡的花儿诠释得那么独特而神韵兼备。

在西海固，曾见到过一位老人，她那饱经风霜的面庞会使你想到在她的人生道路上曾有过的波折坎坷。听当地的村民讲，她年轻时有个“相好”，但不知何因终身未嫁。一个人面对尘世的风雨，她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心上的怨愁解不开了唱唱曲子，慢慢地也就熬过来了。”老人说。老人忧伤的曲调顺口流淌：

大雨（嘛）倒了整三天，
毛毛雨给了两天；
哭下的眼泪担子（嘛）担，
尕驴上驮给了九天……

老人的神态虽然是平静的，但从那沙哑的歌声中还是能感受到她生命的悸颤。有位作家说：“活过了追索，活过痛苦，再活过平静，生命就走向空灵，那时，人就成了亘古的星辰。”那一刻，这样的感觉便分外的强烈。若是在淅沥的秋雨里，你听着那从生命的季节深处流出的歌声，当你体味歌唱者的人生命运时，你能不潸然落泪么？

……

那下不完的雨哟刮不完的风，
撇下了你的情哥哥嫁给远村；

那上不完的山哟爬不完的坡，
女儿家心酸的泪水流成了河……

循着这哀怨凄楚的声音，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位披着帆布斗篷，手握羊铲的牧羊者。那放牧者悠悠地走着，身后是缓缓游动、啃食牧草的羊群。山的贫瘠已没有多少可供采食的东西了，然而，羊儿们仍然在寻觅，在使劲地用脚抛挖草根，也一个劲儿地肥壮着膘。那牧者的歌声是沙哑的，拖着凄婉的哭腔。有时他挥动一下手中的羊铲，有时拄着羊铲立于山巅。连月不开的深秋，萧瑟的冷风和淅沥的秋雨将那斗篷掀开来，他那孤独的身影贴着那灰蒙蒙雨雾笼罩的远天，便呈现一道风景，真正西部山塬的风景。那长长的吆喝，那浑厚的旋律如大山一样深沉，让你感伤于这样凄楚的花儿表达的美丽，让你世俗的灵魂重温生活的苦乐，让你回味生存和自然的生命，让你格外地感叹“命运”这个词。牧者的歌带有哑哑的孤独，那悲怆和凄凉，时时震撼着我的心，我仿佛触到了西部的灵魂，我仿佛读到了西海固一段无奈而格外让人心酸的历史。

黄土囤积，造就这黄色山塬；天雨割裂，形成这破碎沟壑。我想，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走来的西海固山民敢恨敢爱，敢做敢为的放达，才造就了这和着生命激情的唱腔，透过这由人生的酸甜苦辣凝结而成的五味文字，我仿佛看到了闪耀在西海固人民思想岩壁上的亮丽光点。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贝多芬所言极是。

想用这位老者的歌吟来注解西海固，想用这位老者身处的苍凉和自然的构景来表现西海固人在苦难中跋涉的沉重和顽强，我想那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

日月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发展，生活的变化，故乡的人们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唱出更好更美的山歌，你听：“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成了有名的富汉／过去的财东顶个屁／我比他翻了两番。”“花儿越唱越爱唱，唱花儿能解心烦；羊满坡来牛满圈，好生活越过越甜。”……